

荔湾文史



广州市荔湾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第三辑》

广州

1901

荔 湾 文 史

第 三 辑

广州市荔湾区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印

责任编辑：张克坚 冯馥棠

封面设计、题字：黄 棠

荔湾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荔湾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1年12月出版

91穗印准字第0243号

广东省高要人民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9.9印张

1 — 2000册

主 编：罗雨林

副 主 编：张清流 金普璋

责任编辑：张克坚 冯馥棠

编 委：（按姓氏笔划）

冯馥棠 冯肇洪 陈天觉 何名芳

何普丰 余振驹 张克坚 张采庵

张清流 金普璋 罗孔炎 罗雨林

谢仰虞

目 录

孙中山在冼基东“返国”、“匡人”片断·····	黄汉纲 (1)
康有为在荔湾·····	陈华新 (4)
缅怀叶帅与朱光·····	张克坚 (8)
清代探花李文田·····	欧安年 (19)
李文田故居泰华楼·····	潘广庆 (26)
岭南派著名画家赵少昂在荔湾的片断·····	张克坚 (29)
诗人陈海天及其军旅生涯 ·····	陈杰禹供稿 何普丰整理 (35)
记岭南盆景艺术祖师孔泰初·····	李伟钊 余藻华 (44)
何辑屏在抗日战争和迎接广州解放期间的 爱国行动·····	何名芳 (47)
记老摄影艺术家梁羽泽·····	梁荔夫 (52)
长寿寺岭南奇僧大汕和尚·····	王 坚 (54)
闹市中的绿洲 别具一格的广州文化公园 ·····	曾 尔 (58)
忆广州文化公园二、三事·····	黄麓祐 (71)
二、三十年代的广东曲艺和广东音乐·····	谢仰虞 (77)
荔湾区民间戏曲私伙局活动纪实·····	肖绮玲 (93)
荔湾区连获四届全国“游泳之乡” 光荣称号的发展过程·····	潘志雄 (101)
荔湾区——“游泳之乡”中的简易游泳池·····	欧阳芬 (108)

西郊泳场的六十个春秋·····	潘伯婆 潘志雄(112)
排坛元老刘权达·····	吴国辉(121)
体育前辈李朝柱·····	陈若愚(127)
广州市荔湾区第一人民医院发展史 ·····	梁健嫦 潘惠娴(134)
西关历史悠久的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	李南火 容应权(141)
医术精湛垂青史 医德高尚永留芳 记梁毅文从医六十七年·····	李南火(155)
著名外科专家王怀乐·····	李南火(164)
杏林耕耘五十载 忆先父吴粤昌·····	吴 平(168)
仁心仁术 高风高德 记已故名老中医罗广荫·····	罗永佳(176)
百年字号源吉林的甘和茶·····	源而壮(182)
著医德传世 立新方活人 广东省名老中医胡肇基·····	胡健云 莫美娇(188)
立志济世、精勤不倦的广东省名老中医杜蔚文 ·····	杜金成(196)
独具特色的西关大屋·····	潘广庆(202)
访问陈氏书院建筑总设计师黎巨川追忆 ·····	林克明 关伟尧写 罗雨林整理(210)
陈氏书院历次维修实录·····	罗雨林(217)
泮塘恩洲十八乡最古老的文物建筑 仁 威 庙 ·····	黄佩贤(230)

沙面路(街)名和建筑楼宇今昔……赵燕玲 冯馥棠(234)

沙面树木话沧桑……韦国荣(246)

荔湾区工业的三颗“明珠”之一

广州永红纽扣厂……李兆标(253)

荔湾区工业的三颗“明珠”之一

广州电工合金厂……朱永(269)

一所新的私营企业

金象电焊机厂的创办和发展……冯簪洪(284)

孙中山在冼基东“医人、医国”片断

黄汉纲

孙中山于1892年7月23日在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后，到澳门行医。以非葡萄牙医科院校毕业，遭到澳门葡萄牙殖民地政府刁难，乃改在广州行医，于1893年1月在广州荔湾区冼基（在今十八甫南路）设立“东西药局”、开展医务。其时，冼基医生云集，被人们称为“医生街”。当年名医罗子怡、谢培初、梁惠琼、卢耀民等，均在冼基东设有医务所。

孙中山在名医云集的冼基东行医后，由于医术精湛，治病妙手回春，人咸誉为国手，兼且以济世利物为怀，赠医施药，故迅即声誉鹊起，蜚声医业界，业务较澳门时更盛。为了适应发展需要，先后增设圣教书楼（在今广州市北京路白沙巷口）分诊所及东西药局石岐（今中山市）分店，并聘请他的前国文老师区凤墀的女婿伊文楷助理诊务。从下面两则刊于1893年12月广州《中西日报》的启事，可见孙中山在冼基行医时业务发达的情况，和求诊者对孙中山医术的信仰崇敬：

（1）冼基东西药局启事

春盎仙城，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月之初十日

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矩，一律如前。每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十点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须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勿观望，以免贻误。此布。

冼基东西药局谨启

（2）武泌鸣谢启事

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炎，竟彻晨宵之痛。疾作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将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着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长，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

武泌谨启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冼基设立中西药局，乃是以医术为媒介，结交当地知名人士，进行革命活动。诊务之余，常

与陆皓东、尤烈、程奎光、程耀臣、魏友琴等在广雅书局内南园扩风轩讨论革命方略。在此期间，孙中山联系和结交的各界社会人士，如左斗山（圣教书楼司理）、朱淇（教师）、香忤文（美国籍、圣教书楼礼拜堂传教师）等，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都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和乙未（1895年）广州武装起义等革命斗争。其中陆皓东、程奎光等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见孙中山在广州洗基创办东西药局不单是医人，而且是“医国”。医人是手段，医国是目的。孙中山在他的自传中说：“余卒业之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之开始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孙中山名高学博，加上他当时的革命活动，是在他高超的医术、广大群众对他医术的高度信仰，和他的发达的医疗业务的掩护下进行故，不为清政府官吏所察觉。

1894年8月，孙中山偕陆皓东离开广州赴上海，把精力全部倾注于革命运动，无暇顾及医疗业务，东西药局和它的分支机构才先后结束。孙中山主持洗基东西药局，为期虽然不足一年，但为后来的乙未广州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在中国革命史和医学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原为广州博物馆近代史研究专家、副研究馆员，著述颇丰。



康有为在荔湾

陈华新

康有为九岁就随他的祖父康赞修来广州，住于南海学宫（今米市路省委统战部大院内）。不久，康赞修调任连州训导，康有为回到南海故乡苏村。

1870年，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延聘康赞修为幕僚，康有为时年十三岁，第二次来广州，在第三甫桃源（今荔湾区光复北路）拜陈~~莘~~生为师。后来，康有为于《康南海自编年谱》说：“始还都会，睹繁丽，日与友遨游”。今光复北路有桃源上街、桃源下街、桃源下横、桃源坊、桃源南、桃源尾诸街巷。康有为自己只说1870年“九月从陈~~莘~~生先生学于省城西门外第三甫桃源”，没有写明具体地址。当时西关一带商业繁荣，是广州的闹市所在，所有商店的铺面，装璜也十分讲究。故有“始还都会，睹繁丽”之说。少年时代的康有为，十分厌恶八股文，康赞修希望他的孙子康有为将来科举成名，十分焦急。特延聘陈~~莘~~生教康有为写八股文，康有为虽然不敢抗命，但并不认真学习八股文。他自己说：“日与友遨游、不暇学也。”可见他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八股文的学习的。

荔湾区可以说是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发祥地。康有为原来也是主张“古文经学”的。1880年，他写了《何氏纠缪》一书，专门攻击何休“今文经学”公羊派，后来，“自悟其

非，焚去”。为什么康有为由“古文经学”的崇拜者，转变为“今文经学”的倡导者呢？这与荔湾区有密切关系。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四川著名经学家廖平到广雅书院讲学。廖平原来也崇奉“古文经学”，曾著《今古学考》，康有为从沈子平那里读到这部书，“引为知己”。康有为知道廖平来粤讲学，便通过黄季度的介绍，到广雅书院（今广雅中学，属今荔湾区内）拜访廖平。康有为去拜访之前，不知道廖平的学术思想已从崇拜“古文经学”转变为倡导“今文经学”了。廖平会见康有为，拿出自己的新著《知圣篇》、《辟刘篇》给康有为看。《辟刘篇》是一部评击西汉“古文经学”字刘歆的专著，《知圣篇》是一部尊崇“今文经学”的专著。康有为阅后大惊，一时思想无法接受下来，回去后给廖平写了一封万言长信，批评廖平“轻变前说”，劝他“焚毁”。

廖平比康有为年长七岁，在学术成就上也可以说是康有为的前辈了。但是，廖平毕竟是一位学者，他读了康有为的长函，并没有大动肝火，因为他自己就是经历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的，有责任帮助康有为。于是，廖平主动约请康有为再次切磋，整整谈了一整天。康有为终于信服了，放弃了“古文经学”，而开始崇奉“今文经学”。

1890年，康有为著《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这些都是指摘“古文经学”的著作，是在与廖平面谈并接受了他的学术见解之后才写出来的。

向楚说：“康有为与黄季度同访平于广雅书局，谈竟久，并以《辟刘篇》、《知圣篇》示之。未几，有为《新学

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告成，盖《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向楚是廖平的学生，也许说得夸大一点。但梁启超也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教）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自无偏袒廖平之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其受廖平的思想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又据钱穆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说，今传本《知圣篇》并非廖平原稿排印，《知圣篇》原稿藏于康家，书内颇多孔子改制之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亲见之。这个《知圣篇》的手稿本，可能就是廖平在广雅书院会见康有为时赠予的。当然，廖平是经学家，着眼于学术；康有为是改革家，着眼于政治。《辟刘篇》、《知圣篇》对康有为“两考”的成书有影响，但不能把二书等同起来。正如梁启超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指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者不同。畸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指康有为）则言义，故还珠而买椟。推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所谓“所以治之者不同”就是指著书的目的不同。康有为是从改革政治的目的，而治“今文经学”公羊学的。后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成为发动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根据，掀起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形成，是学术界多年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荔湾区在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形成中，是有密切关系的，却往往为学者忽视了。因此，笔者特写此短文，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笔者认为，荔

湾区是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发祥地。在开放改革的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为开拓繁荣昌盛的荔湾区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作者: 广州师院历史系副教授、政协广州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近代史研究专家。



缅怀叶帅与朱光

张克坚

每当阅读叶剑英同志《八十书怀》的律诗、朱光同志《广州好》的词，总会引起我对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初期执政广东省、广州市时的深切怀念。四十年前，我有幸亲聆这两位领导同志的教导，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难忘。我已年近古稀，能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安渡晚年，正如叶帅《八十书怀》诗中末句：“满目青山夕照明。”缅怀往事能不慨然。

叶帅是我们广东梅县人，早在六十年前他即对军阀进行过“东征”、“北伐”。并任教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尤其是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他又是领导人之一，其后，不仅在人民解放军中历任要职，具有优秀的军事才能，而且是位具有高深学识的诗人，他可谓文武双全，百粤人民一向对他无限崇敬。广州解放前，社会治安不靖，烟赌林立，金融混乱，正是乌烟瘴气。解放后，叶剑英同志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博白人朱光同志任副市长。朱光同志也曾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过要职，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优秀文采的诗人和文物鉴赏家。不久即肃清了烟赌暗娼。扰乱金融的十三行银钱业先后被着令停业，同时严厉打击了“剃刀门楣”的地下钱庄的“炒友”，整顿

了社会治安秩序，以后还逐步治理和对广东省、广州市的建设、交通事业，他们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为政清廉，广泛深入联系各界人士，倾听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可说是共产党领导人联系群众的楷模。这两位领导人已先后去世，他们的功绩是永不磨灭，长存于百粤人民的心里，现我将这两位领导人对我的教导，作片断的回忆，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

1950年3月3日，美蒋飞机对广州市居民区进行轰炸，仅在荔湾区的丛桂新街一带，投弹炸毁了民房、校舍、工厂，使居民、职工、学生死伤的就有数十人，同时投弹轰炸黄沙南站各地，那就死伤更多。当时特务乘机造谣，这就更令到人心惶惶，市人民政府朱光副市长和区的领导同志，为了安定人心，于是亲到现场视察并慰问死者家属及伤员，使伤亡人员家属均受感动。同时采取措施，广泛宣传打击造谣者，使人民群众逐渐安定下来。其后，他们更广泛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以安定社会秩序。大约四月初，广州市工商局副局长庄力辛同志，来我家找我，告知朱光副市长日间会约我谈话，准备派我往北京开会。当时我还不过是二十七岁多些，在社会上又不是一个有地位的知名人士，只不过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年青人，听来真是“受宠若惊”。过了不久（大约是四月中，具体时间忘记了）我便接到通知到市府办公厅，由朱光副市长亲自接见，当时在座的有余美庆同志（税务局领导）、何信泉（原市商会负责人之一）、钱德铭（正泰胶厂经理）、杨润德（上海银行经理）等（他们都是经介绍后，我才认识的，但他们都是知名人士，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当时朱光副市长讲明此次约我们前来，主要

是派我们代表广州市出席全国财政税务会议，修订税法及其他活动，会议地点在北京，什么时候动身，届时再通知，他还向每个在座者垂询有什么问题等等。当他见我是比其他在座的年轻十多岁，又是第一次见面（其他几位可能因工作关系见过面的），便问我今年多大，态度十分和蔼亲切。我答今年二十七岁多些，他便鼓励我说我还有很长时间为人民服务。又问我是否学生出身，我答抗日战争八年我便离开家庭到韶关、连县、惠阳等地读书，当教师，抗战后当过职员，社会知识和经历很少，这次往北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议，是不胜任的。朱光同志则对我诸多勉励，并说近闻广州市机器棉纺织布厂的工商界到工商局提出拟搞联营，而且推荐你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为人民服务。因为按照政策规定棉布是统购统销物资，将要通过全面加工、订货，逐步进入联厂并厂阶段，进行旧企业的改造，提高生产力。现能组织起来，减少了棉布商的中间流通渠道，不久棉布批发商这个行业也要转业的。你们到北京后可往天津学习人家联营的经验，我连点头称是，他还讲了很多有关统战政策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最后叮嘱余美庆同志要照顾好我们的生活和安全等问题，临别时他告诉我们，他将和林志澄先生（原广州市工业会理事长）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这次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届时我们会在北京见面。朱光同志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永志不忘。

1950年5月上旬，我们一行有余美庆同志（后任过广州市副市长，及市政协副主席，前几年已病故）、李政同志（原老红军当时任广州市税务局副局长，江西人）和随行的秘书、工作人员，乘粤汉铁路火车北上，在武昌徐家棚下